

青松，信念的象征

■向贤彪

在江西瑞金华屋村的后山上，一棵棵苍翠挺拔的松树连成一片，其中17棵树上还钉着写有名字的小木牌，人们称其为“信念树”。

上世纪30年代初，当时仅有43户的华屋村，家家都有人参加革命，其中17名青年在苏区“扩红”时参加了红军。长征出发之前，他们相约来到后山，每人栽下一棵松树，并约定：革命成功后，都要省亲故里，回报乡亲；如果有人“光荣”了，活着的人不仅要替牺牲战友孝亲敬老，还要照顾好这些松树。

青松依旧在，不见儿郎归。此后，17名勇士再也没有回来。在几代人的望眼欲穿中，乡亲们不得不默认，残酷的战争已经把他们的亲人带走了。为了让客死他乡的华屋子弟有一个灵魂安息处，华屋人把烈士生前种植的17棵松树称为“信念树”，并给每棵树钉上一块小木牌，写上烈士的名字：华崇宜、华崇森、华钦恩、华钦仑……看见17棵早已长大成材的青松，犹如看见17位烈士青春的脸庞，感悟到红军将士如青松般傲雪坚贞、不屈向上的精神品格。

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在松、梅、竹“岁寒三友”中，松树位列之首，深受历代文人墨客的追捧与赞美。“冰霜正惨凄，终岁常端正。岂不罹凝寒？松

柏有本性。”东汉末年刘桢的《赠从弟·其二》，以诗歌的形式确立了松树“守节耐寒”的精神内核；“阴生古苔绿，色染秋烟碧。何当凌云霄，直上数千尺。”唐朝李白的《南轩松》，描写了松树不甘屈就、昂扬向上的生命力；“森森直干百余寻，高人青冥不附林”“岂因壤壤栽培力，自得乾坤造化心”。宋代王安石在《古松》中，歌咏了松树挺拔独立、高耸入云的清高自持与浩然正气。

长征，宛如一条镌刻在地球上的“红飘带”，标注着举世无双的壮举，也标注着一个政党、一支军队的精神高度。华屋村17位青年踏上征途前栽下的17棵青松，既表明他们的凌云壮志——要像松树那样根扎沃土、茁壮成长；也表明他们的坚强意志——要像松树那样不畏严寒、傲霜斗雪，成为不坠青云之志、不改初心本色的象征。千千万万的红军将士与他们一样，在漫漫征途上，不惧万水千山、艰难困苦，跟着共产党历经艰辛，冲破险阻，最终铸就了永载史册的壮歌。

长征的勇士，犹如那伫立高山之巅、傲然挺立的青松；长征的精神，犹如那植根广袤大地、不改其色的巍巍丰碑。正是这群勇士，让中华民族挺起了不屈的脊梁；正是这种精神，蕴含着向死而生的精神密码与信念意蕴。

信念铸就了红军铁心向党的忠诚。红军官兵从参加革命那天起，就认定一个信念：党就是方向、就是力量，铁心跟党走才有目标、才有前途、才能胜利。正

是怀着这样的信念，在湘江战役中，陈树湘率领“绝命后卫师”，为掩护中央红军转移而英勇战斗、决死拼杀，负伤被俘后坚贞不屈，毅然断肠明志；在过雪山时，红军战士刘志海冻饿倒地，被积雪掩埋了，而他的一只手却高高举着，手里紧紧攥着一本党证、一块银元，那是他最后亮出的身份，那是他最后的党费……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远征。心中激荡着理想和信仰，生死便显得不再那么重要。“心有所信，才能远行。”今天，面对新的赶考路上的各种考验和挑战，惟有高扬理想信念的帆帆，坚定不移听党话，跟党走，才能心有定力、行有动力，风吹不转向、浪打不迷航，对党忠诚一辈子、为民奉献一辈子。

信念锻造了红军百折不挠的坚毅。长征途中，红军将士先后渡过数十条江河、征服40余座高山险峰，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，穿越了被称为“死亡陷阱”的茫茫草地；17勇士强渡大渡河，22勇士飞夺泸定桥……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，面对无数的艰难险阻，红军将士宛若青松，风骨凛然，耐苦耐寒，硬是凭着一双铁脚板，走出了一条通向胜利之路。胜负之征，精神先见。在新的长征路上，我们更要学习青松品格，弘扬长征精神，以昂扬拼搏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，跨越新征程上的“雪山”“草地”，征服新征程上的“娄山关”“腊子口”，去赢得更大光荣，实现更大梦想。

信念涵养了红军无私奉献的品格。陶铸同志著有《松树的风格》一文，赞美松树全身是宝，木材、松脂、松针皆可为人类所用，盛赞其奉献精神。在长征途中，红军将士把顾全大局、无私奉献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。粮食紧缺时，有人把仅有的一点维持生命的粮食留给战友，自己却饿倒在地；风雪弥漫时，有人把御寒的衣被留给战友，自己却冻僵而亡；有的重伤员在临死之前，把身上仅有的衣服脱下来，留给后续经过此地的战友……这种危急关头展现的纯真战友之情，这种苦难之中铸就的人格丰碑，可谓惊天地、泣鬼神。想起索尔兹伯里在《长征——前所未闻的故事》一书所说的，“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，人类的精神一旦被唤起，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。”这种在苦难中表现的伟大崇高、凝聚的人格力量，是古今中外一切军队所无法比拟和复制的。

在华屋村后山的松树林里，我挨个走过挂着名字的17棵松树，轻轻地念着他们的名字，眼前仿佛浮现当年他们青春的面孔和他们毅然走向长征队伍的背影……今天，我们应该学习从华屋村走出的17勇士，让自己成为松树的化身，把松树的品格和精神融入自己的血脉，永葆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，以“铁一般信仰、铁一般信念、铁一般纪律、铁一般担当”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，续写人民军队新的辉煌。

今年夏天，在河北石家庄一所医院的病房里，央视国防军事频道“时光军史馆”栏目的摄制组，采访了96岁的抗美援朝空战英雄闫清水。口齿已经不太清楚的老人，努力给我们讲述了一场刻在记忆深处的空中鏖战。我蹲在他膝边轻声问：“为什么战机受损那么严重，您却没有选择跳伞？”老人流着热泪，一字一顿说：“我们的飞机是用全国人民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那点钱买的，我舍不得啊！”

这一幕，令在场的摄制组成员为之动容。那一刻，我们拍到的不只是一段采访素材，还是那一代飞行员群体镌刻于心底的家国担当。我们将闫清水老人和他所在中队的事迹呈现在专题片《零伤亡击落击伤14架美机传奇》里，为观众解答一个荣立集体一等功的中队是如何炼成的。

闫清水所在的志愿军空军第15师45团一大队二中队，参战7个月，人员零伤亡，击落敌机10架，击伤4架，战绩14:0。这组数字我们早已知晓，但真正触动我们的不是数字本身，而是背后难以想象的艰辛。4位平均年龄20岁出头的年轻飞行员，有的连复杂特技都没来得及飞完。面对飞行时长达数千小时的美军飞行员，他们是以怎样的精神打出这样的战绩？

带着这个疑问，摄制组南下无锡，叩开了中队在世英雄飞行员李世英的家门。

95岁的李世英老人听力不佳，但提起空战，眼神骤然发亮。作为中队指挥员，他给出了朴实的答案：“长机僚机亲兄弟。”解放军档案馆收藏的志愿军飞行员立功档案中记载着他的一个细节：热爱僚机，中队飞行员因为初次参战，编队技术不好，他在空中能主动照顾，并告知编队方法。

而在石家庄的那间病房里，闫清水老人曾向我们回忆1953年1月20日的那场空战。作为李世英的僚机，他时刻铭记着掩护长机的使命。当长机击落敌机后被咬住尾巴时，闫清水没有丝毫犹豫，驾机拦腰截击，一串炮火将敌机打得冒出黑烟。与此同时，他的战机左翼中弹，座舱盖破裂。最要命的是座舱失压缺氧，导致他的眼睛开始模糊不清。关键时刻，他操控战机反复升降高度，一边维持视力，一边规避敌人地面火力，最终平安归来。这场战斗，僚机舍命救长机，长僚机各击落一架敌机，创造了协同配合的范例。

这种生死相依的情谊，在中队无处不在。飞行员宋义春像兄长一样呵护着年轻的蒋道平。志愿军空军的档案中记载，他“帮助僚机非常周到”。1953年的一次出战，为寻找掉队的蒋道平，宋义春驾驶的长机落单，遭两架敌机咬尾。他沉着应对，利用侧滑减速诱敌前冲，顺势将战机拉起开炮，一举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。就在他脱离险境不久，油箱报警导致发动机停车。此时跳伞是最好的选择，起码有生存的希望，但那意味着宝贵的战机将坠毁。生死两难之际，宋义春选择了危险程度极高的空滑，临危不惧操控飞机滑回机场。蒋道平终于听到他回复的声音时，高兴地流着泪跳了起来。他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：“如果长机为我而牺牲，我将懊悔终生。”

在战友们的托举下，飞行技术尚显稚嫩的蒋道平迅速成长。1953年4月12日，他单机遭遇美军机群。危急时刻，他剑走偏锋，选择了主动偷袭，咬住两架远离编队的敌机，等对方转弯时切半径跟上去，果断开炮击落一架敌机，并安全返回。后来查明那场战斗的情况后发现，他当时击落的是美军“首席三料王牌飞行员”约瑟夫·麦克康奈尔。在抗美援朝战场上，蒋道平共击落5架敌机，击伤两架，荣立特等功，被授予“二级英雄”称号。

三个战例，三段生死交锋。我们在

『长机僚机亲兄弟』

■金正貌

寻访中深刻体会到每次胜仗的背后，都凝聚着长机僚机亲如兄弟的深情厚谊。在那场“钢少气多”的战争中，这个中队的4名飞行员，仅用7个月时间，便创下了如此光辉的战绩。

1953年8月，经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、政治部批准，给二中队记集体一等功，授予“发扬荣誉、保持荣誉”锦旗。1964年9月，二中队被空军党委授予“李世英中队”荣誉称号。4位老英雄中，宋义春、蒋道平已先后离世，如今只剩李世英和闫清水。他们留下的辉煌战绩，是用智慧、勇气和战友深情写下的真实历史。

拍摄尾声，我们记录了这样一段珍贵的画面。李世英和闫清水两位老人视频通话。接通那一刻，闫清水老人仿佛回到了战场，开口便说：“老战友，老首长，老同学。”屏幕那端，李世英老人激动地说“好好好”。两位老人相约：“我们哥俩向100岁进军！”寥寥数字，浓缩了战友间70多年的生死相依。

如今，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“李世英中队”，装备不断迭代升级，年轻的飞行员们始终传承着这种战斗情谊，把“长机僚机亲兄弟”的信念刻在心头。这正是我们从那段传奇中找到的、穿越时空的精神密码。



扫描二维码，观看专题片《零伤亡击落击伤14架美机传奇》



专题片《零伤亡击落击伤14架美机传奇》海报。

作者提供



| 阅 图

砺 刃

■杨和平

这幅作品定格的是新疆军区某部官兵战术演练的瞬间。拍摄者利用水面形成的倒影将参训官兵与群山融合在一起，呈现出对称的视觉结构。画面中，官兵协同向前，紧凑利落，与山水风光的静谧柔和形成对比。作品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官兵苦练本领、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。

(点评：周裕斌)

一路征程一路歌

■付钱伊 李 健

课……他们都唱得很好，尤其在夜间，歌声震荡着你的心弦……”同时，音乐也是直接高效的动员令。在歌声的感染下，兴国、瑞金、于都等地出现了妻送郎、母送子、弟送兄参军的感人场面。红军进入大凉山彝民区，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后，当地民众中间传唱起歌谣：“泸沽的河水深又深，不及刘司令的情谊深……”歌声所至，不少原本对红军心存疑虑的彝民纷纷加入队伍。

长征途中的考验，不仅有穷追不舍的敌军，还有对人类生存极限的严峻挑战。红军将士在爬雪山、过草地时，物资极度匮乏，大家时刻面临着死神威胁，然而队伍里却“每天歌声随着人流在荡漾”。老红军秦华礼曾感慨回忆道：这就叫革命的乐观主义……我们那时候很快乐地唱歌，大家不作声走就感觉疲劳，一唱歌大家的动力就来了。音乐成了将士们在困境中依然保持豪迈精神状态的秘密武器。

一方面，它是克服生理疲劳的“节拍器”。行军途中，将士们齐声合唱《红军行军歌》，步伐更加整齐、呼吸更加均匀。另一方面，它也是一种“情感镇痛剂”。据老红军邓发回忆，在最困难的时期，留法归来的蔡畅带头用法语高唱《国际歌》，那充满力量的歌声增强了大家的勇气与使命感。

长征是红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伟大胜利。从长征路上的战地歌声，到后来传唱全国的《长征组歌》，音乐把这段历史和精神唱进了人们心里，也传给了后来人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，亲历长征的萧华翻阅大量资料，写下不朽的《长征组诗》。随后，晨耕、生茂、唐河和遇秋4位作曲家从中选取10首诗进行谱曲，创作了大型声乐套曲《长征组歌》，将10个环环相扣的经典战斗生活画面串联成一线。

《长征组歌》首演即轰动全国，观众无不被其感染和震撼。它证实了音乐在回溯长征、承载宏大叙事方面的特殊张力与极高接受度。这部作品诞生于长征胜利数十年之后，但它并非脱离战场的纯艺术创作，而是长征途中歌声的回响。可以说，没有长征路上的歌声，就没有《长征组歌》的血肉；而《长征组歌》的传唱，让后人更加真切理解音乐在长征途中散发的魅力。

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传递，正是长征音乐在当年播下的火种。当年的歌声激励红军走到陕北，今天的歌声激励一代代人读懂长征、传承长征精神。长征音乐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文艺范畴。它是这支红色队伍在困境中锻造出的无可替代的特殊战斗力。它所蕴含的精神历经岁月沉淀，为一代代后来者提供着不竭的精神滋养，激励着新时代官兵在强军兴军的征程上继续前进。

长征途中，音乐超越了艺术本身，成为集政治启蒙、战斗动员、心理激励与精神传承于一体的特殊战斗力。

1935年，13岁的郝荣贵红军路过家乡时毅然参军，他学唱的第一首歌便是《当兵就要当红军》。“当兵就要当红军，处处工农来欢迎，官兵士兵都一样，没有人来压迫人……”直白朴实的歌词将抽象的革命理想转化为朗朗上口的旋律，这正是无数红军战士共同坚守的初心誓言。它将个人意志升华为集体信仰，赋予战士们不惧牺牲的勇气。

正如斯诺在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中写道：“一有空他们便唱歌，他们自己创作千百首新歌，如果你走进他们的营地，听吧：一阵阵入耳的歌声，是他们在上音乐